

★1951年,抗美援朝战场——

心中的彩霞

■侯炳茂

“啦啦啦啦,啦啦啦啦……天空出彩霞呀,地上开红花呀,中朝人民力量大,打垮了美国兵呀……”

我上小学六年级时,第一次听到了这首歌,当时,对歌词还不甚理解。我问老师,天空出彩霞是啥意思?老师说,彩霞美丽而又宁静,象征着和平与幸福。我又问,打垮了美国兵是啥意思?老师说,我们的邻国朝鲜正遭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,战火燃烧,硝烟弥漫,已经威胁到我东北边境的安全。你现在年满14岁,可以报名参军,保家卫国。我听了老师的话,心里仿佛也涌起一片彩霞,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军。

那是1951年2月的一天,我入伍没多久,部队便在镇广场上召开入朝参战动员大会。官兵一个个士气高昂,摩拳擦掌,大呼着战斗口号。整个广场沸腾了!我被热烈的气氛感染着,也下决心在战斗中杀敌立功。

我被分配到第64军医院野战救护所当卫生员。在该所100余名医护人员中,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。因为个子矮小、身体单薄,发的军装穿着宽大,兵姐姐们都帮我剪裁。所里专门派教员教授救护知识,我很快掌握了止血、包扎、换药、搬运等护理技术。

不久,部队乘闷罐火车到达鸭绿江边的安东(今丹东),次日下午,我们跨过鸭绿江。经过新义州时,眼前是一片废墟。我看到一辆老牛车,正慢悠悠地向前走。忽然,我们头顶的高空出现4个白点,旋转着飞了过来。机敏的老班长大喊:“快散开,卧倒防空!”我顺势卧倒在路边沟里,一抬头,看见多架敌机依次俯冲下来。飞机上的机枪连珠扫射,子弹打得沙石飞溅。老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坏了,疯狂地拉着车乱跑乱跳。不一会儿,车被炸翻了,赶车的大叔也被炸伤了。

敌机飞远了,我听见班长大叫:“小侯,快救人!”我不顾一切地冲到大叔跟前,把他从地上扶起来并为他包扎伤口。起身时,我看见老黄牛已瘫在血泊中……这是我入朝后第一次见到敌机轰炸的场面,年幼的我突然意识到,以后的战斗一定会更激烈。

1951年6月下旬,在一场阻击战胜利后,我所在的救护所要进行转移。

太阳下山了,晚霞映红了战地上空的硝烟。前线敌机的轰鸣声、炮火声已逐渐稀疏,夜幕笼罩了大地。部队即将出发时,从前线又匆匆送来5名伤员。

担架员介绍:“他们是英雄的‘道峰山营’的战士,在坚守阵地时受的伤。两名重伤员中,一名左下肢被炸伤;另一名伤员眼部受伤。”军医甄绍文立刻带领我们护士班和担架班的同志,给伤员麻醉、清创、缝合伤口。经抢救,两名重伤员终于脱离了危险。

夜空悬挂着一弯明月,月光透过林间,洒在山区羊肠小道上,像一条银色的飘带。我们开始夜行军,给5名伤员安排了担架。眼部受伤的那名伤员,说什么也不肯上担架,我只好找来一根树枝,牵领着他前行。每遇到坑坑洼洼,我都要提醒他注意,生怕有闪失。

翻过一道山岗,漆黑的夜空中传来轰鸣声,一架敌机投下了几枚照明弹,这是在封锁线上空敌机投炸弹前常用的手段。我们轮换着抬着或搀扶着伤员,一鼓作气冲过了封锁线。

这时,天边已露出微弱的鱼肚白。松林深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,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,大家纷纷加快了步伐。

山下是一条河,桥早已被敌机炸坏。听桥头防空哨的哨兵说,这里河水较深,往上游走几百米,那里河宽水浅,便于过河。我们于是绕行到上游,选定了过河地点。我往水里蹚了几步,发现水刚没过膝盖,便背着伤员迅速过了河,然后又折回对岸,护送其他伤员过河。

还未来得及拧干裤腿,不远处的天边就出现了4架敌机。敌机投下炸弹和燃烧弹,瞬间燃起熊熊烈火。我们俯卧在山边的坑洼处,心想如果不及时过河,情况该是多么严峻。

趁着轰炸间隙,我们又匆匆开始行军。当我们领着伤员走上一个山岗时,只见山脚下的一片废墟旁,冒出一缕缕炊烟,我猜想可能有村民居住。下山后,我用刚学会的几句朝鲜语向一位大妈打听了一番,确定我们已经到了指定地点。

又走了不多远,我们进入深山,终于与前期到达的同志会合了。在此期间,我和战友们先后抢救过40多名伤员,所里在总结战救工作时,给我立了三等功。后来,上级组织庆功会,还给我颁发了一本荣誉证书。

70多年过去了,每当我取出珍藏至今的荣誉证书,我的心就飞到开满金达莱花的朝鲜,想起日夜救护伤员的那段战斗岁月,也会不由自主地唱起那首歌:“啦啦啦啦,啦啦啦啦,天空出彩霞呀,地上开红花呀……”



「八一」特别策划

我的兵之初

赵建华绘图



长征

第6191期

是成为帮助我们克服困难、战胜疾苦的法宝。

新训期间,我们的生活条件异常艰苦。宿舍里没有床,我们晚上全都睡地铺。吃饭没有桌子,大家只能蹲在地上吃。早晨没有热水供应,我们跑完操后就蹲在江边用凉水洗漱。进入深冬,驻地地连日细雨绵绵,我们每天训练都是一身湿、两脚泥。尽管如此,战友们在军歌陪伴下,依然保持着高昂的士气。

转眼半年过去了,全连战士以优异成绩完成新训任务,奉命开赴西藏。我数了一下,新训期间,我一共教会大家24首部队歌曲。这24首歌,浸润了我和全连新战友的“兵之初”,激励着我们更好地履行戍边卫国使命。

进藏前,我遵照连队领导的安排,又为战友们教唱了一首优美动听的歌曲——《美丽的西藏 可爱的家乡》。这首歌,一下拉近了内地与西藏的距离。教唱过程中,我看到不少战士眼里闪烁着泪光。

4月,高原的冰雪开始消融,我们沿着当年第18军进藏的足迹,从川藏公路向高原进发。

那时的川藏公路蜿蜒曲折,坑坑洼洼,汽车一过,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,呛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我们乘坐的交通工具是“老解放”汽车,车上没有座位,没有氧气设备,车厢四面透风。大家二话不说,爬上汽车大厢,用背包当座椅,勇敢地踏上风雪征程。

一路上,军车驶过之处,风展红旗如画,歌声直冲云霄。夜宿兵站,热情的兵站官兵为我们放露天电影。放映前,我们不顾旅途的疲劳,整齐列队,用饱满的精气神唱响一首又一首军歌。最热闹的是连与连之间拉歌,这边歌声刚落,那边歌声又起,你来我往,谁都不甘落后。歌声排山倒海,一浪高过一浪,在雪山峡谷间久久回荡。

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,我们就这样唱着军歌,把生死踩在脚下,闯过重重险关,走向高原,走向极地,走向冰峰下的火热军营。

★2012年,辽宁舰——

深蓝呼唤

■黄海涵

达,迈出了融入“新家”的第一步。

新的挑战接踵而至。虽已入伍,但受限于地方大学的教育背景,我并不熟悉军营生活,更不了解官兵们所思所想。一时间,工作似乎有千头万绪,却不知从何处开始,我心中难免焦虑。

一天傍晚,室友值更回来,看见我皱着眉在翻书,拉起我就往舱室外走:“我们去各个岗位上看看。”

我跟在她身后,顺着七八道斜梯下到主机区值班守的岗位。这里噪声震耳、湿热难耐,逼仄的舱室内弥漫着浓浓的机油味。

“这里是我值更的地方。”室友说这话时一脸平静。

我停下脚步,扯着嗓子感慨:“这里也太热、太吵了吧!”

“下面还有更深的舱室,有的区域没有灯光,每次巡舱都要带上强光手电,手脚并用地钻进去。油污沾到身上,洗也洗不掉。”室友一边说,一边指了指旁边的一个舱口盖。

我探头朝舱口里面望了望,大约两人高的直梯通向下一层深舱,光线有些幽暗,一眼看不清下层的设备。我憋足一口气,抓紧舱口盖旁边的栏杆,顺着直梯慢慢下到舱底。

我跟着室友走到巨大的锅炉旁边,一名看起来瘦瘦小小的女舰员正在读取仪表盘上的数据,不时低头在工作日志上做记录。我们经过时,她似乎毫无觉察,表情依旧严肃认真。

我问室友:“你是怎么适应这样的环境的?”

★一九七八年,塞北——

大山深处

■尹小华

就把我从施工队伍里抽出来,暂时为房东孩子辅导功课。就这样,在辅导功课的同时,我把学过的知识也回顾了一遍。

夏天在山里施工,除了蚊虫叮咬、烈日曝晒外,还有雷电带来的危险。一天,班长正在电线杆上做整线示范,一片乌云压了过来,接着一道闪电击中了电线,班长瞬间失去平衡,向下跌落,幸好保险带拉住了他。瞬间暴雨如注,就在大家惊慌失措之时,山洪倾泻而下,班长迅速爬下电线杆,组织大家躲进附近的土窑洞。

突然,我发现洪水裹挟着一个人和一只羊从上游冲来。我惊叫道:水里有入!

几个战士冲出窑洞,就要下水救人,这时班长大喊一声:“危险,不要乱动!”随后,他身影一闪,跳进了湍急的洪水中,瞬间不见踪影……

我们哭喊着跑向下游,手拉手组成一道人墙,挡住了被洪水冲下来的班长和他要救的村民。大家疯了一样将他们抬到岸上,可是,尽管通过挤压放出了他们腹腔里的水,又轮流做了人工呼吸,也没有挽留住班长和村民的生命……班长长眠在了大山深处。

事后我才知道,班长原本准备年底复员,为了参加这次国防施工,才推迟了离队时间。

第二年,我考上了军校,才隐隐感觉到班长当初让我辅导房东孩子的良苦用心。报到前,我在班长墓前站了很久,流着泪给班长卷了一支烟点燃,又敬了一个军礼:班长,我考上军校了,毕业后再来看你……

我毕业后又回到连队,后来被调到机关工作,再后来就离开了班长长眠的那块热土。可无论走到哪里,我都会时常想起我的兵之初,想起我的班长。

我参军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。

体检、政审结束后,接兵干部来做家访。听说我是高中毕业生,喜欢唱歌,识简谱,还会吹口琴、拉手风琴,他高兴地对我说:“部队很需要你这样有文化、有特长的青年,入伍后你会找到更大的舞台。”

在接兵干部的勉励和家人的支持下,我怀着对军营的无限向往,嘴里哼着“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代……”的歌曲踏入军营。

我们的部队驻守在西藏,离我的家乡有2000多公里。新兵进藏前,要进行半年集训。到达新兵连的第一天,指导员就赋予我一项特殊任务:发挥音乐特长,教战士们唱军歌。

指导员说,千万别看轻了这项工作,把军歌教唱好,能顶半个指导员。军旅歌曲,不仅是军人精神风貌的展现,更是一支部队生命力和战斗力的体现。

指导员的话,让我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由此,我的“兵之初”便多了一重身份:教歌员。

我在新兵连教唱的第一首歌是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虽然战士们入伍前大多会唱,但音准、节奏把握得不太好,唱起来软绵绵的。为了教唱好这首歌,我查阅了歌曲产生的背景、蕴含的时代意义,悉心琢磨演唱需把握的要点。教唱时,我把歌谱抄在黑板上,先介绍这首歌的来龙去脉,解读歌词寓意,让大家加深对歌曲的理解。接着我教大家识曲谱、唱歌词,一字一句,循序渐进,直到无人跑调。

教歌不能光动嘴,还得动手指挥。上百人的连队大合唱能否唱得整齐,唱出气势,关键靠指挥。说实话,第一次站在台上指挥唱歌,我心里确实有点紧张,指挥动作也显得很稚嫩,但看到战友们投来信任的目光,我不再羞涩和胆怯。随着我手势有力地起伏,战友们用饱满的情绪,整齐地唱响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。

初次教歌,效果良好,战友们向我竖起大拇指,我也因此受到连队领导表扬,这使我对当好教歌员信心倍增。

这以后,我按照连队的安排,每周为战友们教唱一首军歌。我教得很认真,

★一九八一年,进藏前——

战歌嘹亮

■刘励华

战友们唱得也很带劲。随着教唱曲目增多,我发现唱军歌不仅能活跃连队文化生活,而且能从中吸收丰富的精神营养。唱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》,使我们打牢了听党指挥的思想基础,强化了纪律观念;唱《我是一个兵》,让大家懂得了我们从哪里来、为谁扛枪、为谁打仗;唱《战友之歌》,使我们更加珍视战友情……唱歌的过程,就是自我教育、自我熏陶、自我激励的过程。可以说,每唱一首军歌,我们就受到一次精神洗礼。

战友们对此都有同感。不少战友说,每次唱军歌,都会感到血脉偾张,浑身充满力量。在新训过程中,唱军歌更